

## 論隋代東宮十率的角色及其地位

古怡青\*

本文分析東宮十率的出身與地域分布、仕途經歷與文武遷轉，以理解隋代軍事體系中社會階層的流動。隋代中央機構的武將來自關隴集團、山東地區和江南將臣，顯示隋代東宮十率不再被關隴集團所壟斷。隋代東宮十率的胡漢界線漸趨模糊，為隋代任用東宮十率的特色之一。隋代東宮十率的父祖任官經歷對東宮十率無直接影響，呈現「門閥削弱，平民入仕」的趨勢。東宮十率的主要選任方式包括軍功、府兵或募兵等途徑，打破門閥壟斷、用蔭入仕的局面。隋文帝、煬帝二期，東宮十率的前任官呈現中央文官出身者減少、地方官增加等兩個現象。東宮十率後任官的類型呈現轉任中央文官人數減少，以及轉任禁衛大將軍增加等二個現象，說明此時已由文武不走向文武分途的階段。因此，針對擁有軍權的東宮十率之出身與背景、升遷與流動進行分析，可了解當時社會階層的變動，甚至平民出身而逐漸打破「關隴門閥」的社會傾向。

關鍵詞：隋代 東宮十率 中央武官 關隴集團

---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人

- 一、問題所在
- 二、東宮十率常制性的武備職能
- 三、東宮十率的選任
- 四、東宮十率的社會背景
- 五、皇帝與皇太子兵力之爭
- 六、結語

## 一、問題所在

東宮組織是使皇太子成為日後足堪繼承大位的儲君，以皇儲為中心所建立的一套職官制度。為了盡早培養太子德行與教育，提高治國能力，解決皇位繼承問題，鞏固政權，自隋唐五代以來，東宮職員即因「擬職上臺，輔翊帝嗣」，<sup>1</sup>多由親重大臣出任。東宮官員的職掌，是藉實施各項制度以教育皇太子，並保護皇太子地位周全。<sup>2</sup>隋代東宮組織依職掌約可分為三大類：一是負責輔訓教育太子的師友，如太子六傅、太子賓客、左右諭德、左右贊善，及太子侍講、侍讀、侍

---

<sup>1</sup> [宋]王欽若等編，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卷708〈宮臣部一〉，「總序」，頁8166。

<sup>2</sup> 賴亮郡，〈六朝隋唐的東宮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第2章「東宮的組織與東宮官」，頁68-69。

書、文學等；二是負責東宮各項具體事務的家臣，如詹事府、太子三寺及左右春坊等官屬；三是東宮的武備，如左右衛率等東宮十率府。

在東宮武備中，十率是與十二衛相應的職稱。東宮十率即左右衛率、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率、左右內率、左右監門率，其職掌與分工與十二衛相同。東宮十率與十二衛不同之處在於東宮無左右驍衛、武衛與領軍六衛，東宮除左右衛率、左右監門率外，另置宗衛率，因此東宮僅有三衛率，各分左右，加上左右內率與左右虞候率，共為十率。<sup>3</sup>

東宮十率為皇太子的儲備幹部，亦領有兵權，究竟何種任官經歷者能受皇帝賞識而被選任為東宮十率？拙稿欲以東宮十率的選任與職能，作為探究東宮十率權力與責任的重要切入點。然而關於隋代東宮十率的選任方式，正史缺載，如何得知皇帝任命東宮十率的原因？

拙稿藉由隋代東宮十率的出身，探究晉升為東宮十率的仕途背景。或許皇帝根據官員的前任官經歷，拔擢適當人才擔任東宮十率。了解東宮十率的前任官是探究東宮十率選任的重要背景之一，因此，究竟擔任何種類型的職事官會被選任為東宮十率，便成為拙稿關注的焦點之一。

關於東宮十率的政治背景，藉由東宮十率的前朝任官經歷，探究以下諸問題：隋代是否繼續沿用北周系、北齊系與南朝系的前朝官員？隋代東宮十率在前朝多半擔任何種官職？隋

---

<sup>3</sup>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28〈百官志下〉，頁780-781。

代曾任東宮十率的官員，與其曾祖父、祖父或父親的任官類型是否具有某種關聯？父祖和子孫間的任官經歷是否存在門閥的影響？東宮十率多半遷轉為中央文官、禁衛武官，還是地方官？東宮十率的後任官是否呈現出某類官職的遷轉趨勢？

東宮武官制度是保護皇太子權力的重要制度之一，也是構成國家職官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宮兵屬於中央禁衛軍，設立目的主要是為了護衛皇太子的人身安全。太子為儲君，其東宮武備制度，一方面訓練太子領兵，另一方面東宮十率的能力若受太子信任，東宮十率多半成為太子繼任後，中央禁衛武官的基本班底。因皇帝與將領間，彼此已有充分的信賴，便能在穩定狀態下選擢適任的武官。

然而事實上，制度的美意有時反而成為適得其反的矛盾，換言之，東宮兵可能是國君與儲君間衝突的焦點。拙稿主要目的即是考察東宮十率的地位、性質，及其對政局的影響。

## 二、東宮十率常制性的武備職能

自秦漢發展至唐代，東宮建制逐漸完善，東宮太子為儲

君，屬下文臣武將為儲君小朝廷的班底，形成完備的東宮建制。<sup>4</sup>

唐以前的東宮武備建制，秦漢時稱衛率，主掌門衛。晉武帝透過重新設置「太子衛率」之職，建構東宮的武裝，對兩晉隋唐皇權架構影響深遠。<sup>5</sup>

隋代太子十率為東宮武備，職擬十二衛，以宿衛為主要任務，除護衛皇太子地位安全外，更有輔翼太子繼承的重要用意。茲將隋唐東宮十率演變列成下表：

表1 隋唐東宮十率演變表<sup>6</sup>

隋文帝開皇十率	隋煬帝大業十率	唐代十率
太子左右衛率（正四品上）	太子左右侍率（正四品）	太子左右衛率（正四品上）
太子左右宗衛率（正四品上）	太子左右武侍率（正四品）	太子左右司禦率（正四品上）
太子左右虞候開府（正四品上）	太子左右虞候率（正四品）	太子左右清道率（正四品上）
太子左右內率（正四品上）	太子左右內率（正五品）	太子左右內率（正四品上）
太子左右監門率（從四品上）	太子左右宮門將（正五品） <sup>7</sup>	太子左右監門率（正四品上）

<sup>4</sup> 艾溪芸，〈晉唐時期的東宮官制述略〉，《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西寧），頁71-75。

<sup>5</sup> 賴亮郡，〈六朝隋唐的東宮研究〉，第6章「東宮兵與六朝隋唐政局」，頁364。

<sup>6</sup> 本表據《隋書》，卷28〈百官志下〉，頁785、801；〔唐〕李林甫，《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28〈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頁715-721。

<sup>7</sup> 《隋書·百官志下》載：「左右監門率改為宮門將，降為正五品。」（卷28，頁801）然《通典》曰：「隋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為監門將軍。」又陳仲夫點校《唐六典》，認為正德以下各種版本的《唐六典》都作「監門將軍」，應據《隋書》作「宮門將」才對；賴亮郡主張《隋書》諸志原為《五代史志》，成書在前，作「宮門將」似比較合理。請分見〔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30〈職官典·東宮官〉，「左

如表1「隋唐東宮十率演變表」，隋至唐前期東宮十率的建制雖略有變更，但職掌差異不大；隋唐官制一脈相承，東宮十率的名稱與編制各有其意義。以下分述隋代東宮十率的常制性職掌。

### （一）太子左右衛率：掌宮掖禁禦、督攝仗衛

東宮設置左右衛率，《隋書·百官志下》載其職掌與編制云：

左右衛，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掌宮中禁衛。各置長史，司馬及錄事，功、倉、兵、騎兵等曹參軍事，法曹、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四人。員。又各有直閣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sup>8</sup>

左右衛率為東宮十率之首，主掌宮中禁衛，此宮即指東宮。左右衛率為東宮十率中編制最大的單位，故其下有直閣、直寢、直齋、直後等員額，而左右宗衛率以下均無此編制，左右衛率的重要性與地位由此可見。

左右衛率除掌管東宮禁衛，另有領兵宿衛之責，《通典·職官典·東宮官》「左右衛率府」條載：

---

右監門率府」，頁837；〔唐〕李林甫，《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校勘記36」，頁725；賴亮郡，〈六朝隋唐的東宮研究〉，第6章「東宮兵與六朝隋唐政局」，頁406-407。

<sup>8</sup> 《隋書》，卷28〈百官志下〉，頁780。

隋曰左右率，兼有副率二人。……領兵宿衛，督攝隊伍，總判府事。<sup>9</sup>

左右衛率負責領兵宿衛，統率軍隊，總管東宮事務。東宮領外府軍以宿衛，《隋書·百官志下》「隋高祖時官制」條載：

左右衛又各統親衛，置開府。左勳衛開府，左翊一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四開府，及武衛、武侯、領軍、東宮領兵開府准此。……又有儀同府。武衛、武侯、領軍、東宮領兵儀同皆准此。儀同已下，置員同開府，但無行參軍員。諸府皆領軍坊。每坊東宮軍坊准此。……每鄉團東宮鄉團准此。……<sup>10</sup>

武衛以下至東宮有領兵開府府和領兵儀同府，每府咸領軍坊和鄉團。

關於唐代左右衛率詳細職掌，《唐六典·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載：

太子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左、右衛率掌東宮兵仗羽衛之政令，以總諸曹之事，凡親、勳、翊府及廣濟等五府屬焉；副率為之貳。凡元正、冬至，皇太子朝宮臣及諸方使，則率衛府之屬以儀仗為左、右廂之周衛。若皇太子備禮出入，則如鹵簿之法以從。每月，親、勳、翊

<sup>9</sup> [唐]杜佑，《通典》，卷30〈職官典·東宮官〉，「左右衛率府」，頁835。

<sup>10</sup> 《隋書》，卷28〈百官志下〉，「隋高祖時官制」，頁778。

三府之衛及廣濟等五府之超乘應番上者，配于所職。<sup>11</sup>

另《新唐書·百官志上·東宮官》「太子左右率府」條亦載：

太子左右率府 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掌兵仗、儀衛。凡諸曹及三府、外府皆隸焉。元日、冬至，皇太子朝宮臣、諸方使，則率衛府之屬為衛。每月三府三衛及五府超乘番上者，配以職。<sup>12</sup>

唐代規定左右衛率職掌東宮兵仗、戒衛政令，總理各曹政務。每年元旦、冬至時，皇太子朝見宮臣及各方使官，則率領衛府所屬排列儀仗，以負責護衛。如皇太子出駕時，按儀仗之制隨從護衛。每月調動親勳翊三衛府及五府等輪番將士，並分配職務。

唐代皇太子與三師相見時，東宮十率需列仗在側，《大唐開元禮·嘉禮》「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條載：

前一日，衛尉設師、傅、保次於宮門外道西、南向。伶官帥展軒懸於殿庭，以姑洗之均。其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閣奉迎。皇太子著從省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皇太子入。左右侍衛及樂奏止

<sup>11</sup> [唐] 李林甫，《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頁715-716。

<sup>12</sup>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49上〈百官志上·東宮官〉，「太子左右率府」，頁1299。



如來儀。<sup>13</sup>

唐代皇太子與太師、太傅、太保相見時，東宮十率需著服儀、列仗一同迎接三師。<sup>14</sup>

## (二) 太子左右宗衛率：掌領宗人侍衛

東宮設置左右宗衛率，《隋書·百官志下》載其職掌云：

左右宗衛，制官如左右衛，各掌以宗人侍衛。加置行參軍二人，而無直閤、直寢、直齋、直後等員。<sup>15</sup>

左右宗衛率主要掌管宗人侍衛，可見此率主要職責是統率侍衛太子的宗人，目的在建立皇族羽翼太子的制度，也強調皇族中太子身分的崇高，以免其他皇族覬覦太子之位。左右宗衛率掌領的宗人即皇族，《通典·職官典·東宮官》「左右司禦率府」條載：

隋文帝置左右宗衛，其官制如左右衛，各掌以皇族侍衛。煬帝改為左右武侍率。<sup>16</sup>

<sup>13</sup> [唐]中敕撰，《大唐開元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卷113〈嘉禮〉，「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頁533。

<sup>14</sup> 相關研究參見佐藤和彥，〈『大唐開元禮』に見る皇太子の師傅尊崇儀礼について——儀礼から見る東宮機構の変化——〉，《立正史學》，97（2005，東京），頁51-53。

<sup>15</sup> 《隋書》，卷28〈百官志下〉，頁780。

<sup>16</sup> [唐]杜佑，《通典》，卷30〈職官典·東宮官〉，「左右司禦率府」，頁836。

左右宗衛率主要統率負責侍衛太子安危的皇族，希望藉此使得儲君能獲得宗室的鼎力支持。

隋代禁衛大將軍主要職責是掌管宮廷警衛的法令及所屬儀仗，而東宮十率為小型的禁衛軍府，主要職責為掌領東宮兵，負責門禁宿衛，如《隋書·郭衍傳》云：

及〔晉〕王入為太子，徵〔郭衍〕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sup>17</sup>

晉王楊廣入為太子時，文帝徵授郭衍為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隋文帝於仁壽宮將病危，太子楊廣與楊素矯詔，令左宗衛率郭衍與左衛率宇文述領東宮兵，上臺宿衛，此為東宮十率參與兵變的事例。太子雖管轄東宮兵，但實際上東宮兵必須聽命於皇帝，唯有皇帝才有權命東宮十率發動東宮兵。因此，楊廣唯有矯詔一途，方足以令東宮十率領東宮兵發動兵變。而楊廣即位後，郭衍於大業元年（605）拜左武衛大將軍，可推知東宮十率為禁衛大將軍的重要前任官之一。

唐代改左右宗衛為太子左右司禦率府，《唐六典·太子左

<sup>17</sup> 《隋書》，卷61〈郭衍傳〉，頁1470。

右衛及諸率府》載其職掌云：

左、右司禦率府率掌同左、右衛率；副率為之貳。郊城等三府之旅賁應番上者，各配于所職。<sup>18</sup>

另《新唐書·百官志上·東宮官》「太子左右司禦率府」條亦載：

太子左右司禦率府 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掌同左右衛。凡諸曹及外府旅賁番上者隸焉。<sup>19</sup>

唐代太子左右司禦率府職掌與左右衛率相同，負責按時調撥郊城等親勳翊三府輪流擔任宿衛的職責。

### （三）太子左右虞候率：掌斥候伺非

東宮設置太子左右虞候率，《隋書·百官志下》載其職掌云：

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非。<sup>20</sup>

《通典·職官典·東宮官》「左右清道率府」條亦載：

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姦非。長

<sup>18</sup> [唐] 李林甫，《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頁717-718。

<sup>19</sup> 《新唐書》，卷49上〈百官志上·東宮官〉，「太子左右司禦率府」，頁1301。

<sup>20</sup> 《隋書》，卷28〈百官志下〉，頁780。

史以下如左右衛。<sup>21</sup>

又《唐六典·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太子左右清道率府」條注云：

隋文帝置左、右虞候，各開府一人，掌斥候非違，職擬左、右金吾將軍；煬帝改為左、右虞候率，又各置副率二人。<sup>22</sup>

左右虞候職掌為偵察敵情與探訪非法行為。

唐代改太子左右虞候率為太子左右清道率，《唐六典·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載其職掌云：

左、右清道率府率掌東宮內外晝夜巡警之法，以戒不虞，凡絳邑等三府皆屬焉；副率為之貳。凡皇太子出入，則領其屬以清游隊為之先，以後拒隊為之殿，其餘依鹵簿之法以從。凡仗衛之出入，置細引以導之，兼為之糾正。每月，絳邑等三府之直盪應番上者，配于所職。<sup>23</sup>

另《新唐書·百官志上·東宮官》「太子左右清道率府」條亦載：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率各一人，副率各二人。掌晝夜巡警。凡諸曹及外府直盪番上者隸焉。皇太子出

<sup>21</sup> [唐]杜佑，《通典》，卷30〈職官典·東宮官〉，「左右清道率府」，頁838。

<sup>22</sup>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頁718。

<sup>23</sup>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頁718。

入，則以清游隊先導，後拒隊為殿。<sup>24</sup>

可見左右清道率府掌管東宮內外的日夜巡察警戒，職掌與其他東宮十率明顯不同。為防範意外，左右清道率府統領絳邑等親勳翊三府。皇太子出入時，左右清道率府帶領下屬組成清游隊充任前導，另組成後拒隊擔任後衛，其餘事務則依從儀仗定制安排。凡是儀仗衛隊出入，設置偵探為前導，兼糾正違制之事；並調配每月絳邑等親勳翊三府衛士輪值宿衛。

#### (四) 太子左右內率：掌領禁內侍衛、供奉兵仗

東宮設置太子左右內率，《隋書·百官志下》載其職掌云：

左右內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已上禁內侍衛，供奉兵仗。<sup>25</sup>

《通典·職官典·東宮官》「左右內率府」條亦載：

隋置左右內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以上。所領千牛以下與千牛衛同。禁內侍衛，供奉兵仗。<sup>26</sup>

左右內率掌禁內宿衛、掌管兵器，可見左右內率主要侍衛區域為「禁內」，而非東宮內外。較特殊的是左右內率府成員的選任及升遷，是由品官子弟的備身、備身左右、千牛等所組

<sup>24</sup> 《新唐書》，卷49上〈百官志上·東宮官〉，「太子左右清道率府」，頁1301。

<sup>25</sup> 《隋書》，卷28〈百官志下〉，頁780。

<sup>26</sup> [唐]杜佑，《通典》，卷30〈職官典·東宮官〉，「左右清道率府」，頁837。

成，與其他東宮組織不同，如此用意在於培養太子在外朝的人脈，並鞏固百官對於儲君的擁戴。

而唐代太子左右內率職掌，《唐六典·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載：

左、右內率府率之職，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而主其兵仗，總其府事；而副率為之貳。以千牛執細刀、弓箭，以備身宿衛、侍從，以主仗守戎服、器物。凡皇太子坐朝，則領千牛、備身之屬升殿。若射于射宮，則率領其屬以從，位定，千牛、備身奉細弓及矢，立於東階上，西面；率奉弓，副率奉矢及決拾，北面張弓，左執弣，右執簫以進。副率以巾拂矢而進，進訖，各退立於位。及射，左、右內率啟其矢中及不中，既事，受亦如之。<sup>27</sup>

另《新唐書·百官志上·東宮官》「太子左右內率府」條亦載：

太子左右內率府 率各一人，副率各一人。掌千牛供奉之事。皇太子坐日，領千牛升殿。射于射宮，則千牛奉弓矢立東階，西面；率奉弓，副率奉矢、決拾。北面張弓，左執弣，右執簫以進，副率以弓拂矢而進，各退立於位。既射，左內率啟其中否。<sup>28</sup>

<sup>27</sup>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頁720-721。

<sup>28</sup> 《新唐書》，卷49上〈百官志上·東宮官〉，「太子左右內率府」，頁1302。又，校勘記註「副率以弓拂矢而進」云：「《唐六典》卷二八『弓』作『巾』，《職官分紀》卷三〇引《唐六典》文同。『弓』疑為『巾』之誤。」（頁1304）

左右內率掌管東宮千牛、備身侍奉職務，主管兵仗衛隊，總領府內事務。由千牛掌管細刀、<sup>29</sup>弓箭，由備身擔任宿衛、侍從，由主仗主管兵器、戎服。凡是皇太子臨朝聽政，率領所屬千牛、備身登殿侍從警衛。如皇太子到射宮行射禮，率領其下屬隨從，站位之後，千牛、備身進奉細弓和箭，立在東階之上，面向西面，左右內率奉弓，左右副率奉箭及鉤弦扳指護臂，奉弓時面向北面，左手執弓的中部，右手執弓的末端進獻，副率以巾拭箭後再進獻，進獻完畢，各自退立於原位。射時，左右內率啟報箭中與不中，射禮完成，收受也依照前法。藉由唐代左右內率在太子射箭時的角色可知，左右內率職掌與兵器有關。

### （五）太子左右監門率：掌諸門禁

東宮設置太子左右監門率，《隋書·百官志下》載其職掌云：

左右監門，各率一人，副率二人，掌諸門禁。<sup>30</sup>

《通典·職官典·東宮官》「左右監門率府」條亦載：

<sup>29</sup> 李錦繡據永徽令、《通典》、《唐六典》、《和名類聚抄》考證左右內率府千牛備身所執的千牛刀＝細刀＝御刀＝儀刀＝長刀，此刀為儀仗所用，非真正皇太子所持之刀。但筆者以為貼身侍衛攜帶千牛刀護衛，若如李錦繡說法，儀刀等同長刀，貼身侍衛不可能攜帶儀刀護衛，李說恐待商議。相關論證參見李錦繡，〈永徽東宮諸府職員令殘卷考釋兼論唐前期東宮王府官設置變化〉，收入氏著，《唐代制度史略論稿》（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8），頁65。

<sup>30</sup> 《隋書》，卷28〈百官志下〉，頁781。

隋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為監門將軍。<sup>31</sup>

由於左右監門掌諸門禁宿衛，其重要性不可言喻。

而唐代太子左右監門率職掌，《唐六典·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載：

左、右監門率府率掌東宮諸門禁衛之法；副率為之貳。凡東宮諸司應以籍入于宮殿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以牒門司，門司送于監門，監門之主與判曹印署，復送于門司，門司會之，同則聽入。凡東宮內、外門之守者，並司其出入。凡財物、器用之出入於宮禁者，皆以籍傍為據，左、右監門以出入之。若皇太子出入，則依鹵簿之法，率其屬於牙門之左右，以為捍守。<sup>32</sup>

另《新唐書·百官志上·東宮官》「太子左右監門率府」條亦載：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 率各一人，副率各二人。掌諸門禁衛。凡財物、器用，出者有籍。<sup>33</sup>

左右監門率府職掌東宮各宮門的守衛。凡是東宮各部門按名冊進入宮殿的人，都由其本部門註明官爵、姓名，書面上報門司，由門司送於監門，經監門長官和判曹審核後蓋印簽發，

<sup>31</sup> [唐]杜佑，《通典》，卷30〈職官典·東宮官〉，「左右監門率府」，頁837。

<sup>32</sup>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頁719。

<sup>33</sup> 《新唐書》，卷49上〈百官志上·東宮官〉，「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頁1302。



再送於門司，門司驗證相同則放行。擔任東宮內外宮門守護的衛士，都須負責出入宮門人員的查問和放行的職務。凡是財物、器物要進出宮門，都需以清單為據，查證無誤，左右監門才許其出入。如皇太子出入，左右監門率則依照儀仗定制，率領下屬左右列隊於牙門外，負責守衛。

### 三、東宮十率的選任

關於隋代東宮十率的選任方式，正史缺載，拙稿推測東宮十率的選任，應有軍功與妻貴等幾種考量。具有軍功的實戰經驗者，應為皇帝任命東宮十率的首要人選。特殊情況多因私交締結姻親而獲官。或許皇帝考量官員的前任官經歷，拔擢適當人才擔任東宮十率，拙稿嘗試從東宮十率前任官的仕途經歷，探究隋代東宮十率的選任背景。為探討相關問題，本文將隋代歷任東宮十率的前任官與後任官整理成總表1「隋代東宮十率的任命與遷轉表」（因表格過長，列於文後，請參照），藉由東宮十率的前任官、後任官的類型，及其曾祖、祖父、父親任官類型，了解東宮十率的出身與仕途背景，探究晉升成為東宮十率的入仕途徑。

從總表1「隋代東宮十率的任命與遷轉表」中統計得知，隋代至少有十六人曾擔任過東宮十率。其中姬威曾三任東宮

十率，蘇孝慈、楊欽、郭衍、周羅睺曾兩任東宮十率。若以同一人曾擔任數次東宮十率的總人次推算，則共有二十二人次，太子楊勇時有十二人次，太子楊廣時有十人次。

據總表1「隋代東宮十率的任命與遷轉表」，將東宮十率的前任官類型整理成下表：

表2 隋代東宮十率前任官類型統計表<sup>34</sup>

楊勇為太子時期12				楊廣為太子時期10			
東宮十率	前任官	類型	人次	東宮十率	前任官	類型	人次
姬威3/3	太子左內率	東宮	3	郭衍2/2	左監門率	東宮	2
姬威2/3	太子內率			周羅睺2/2	東宮右虞候率		
蘇孝慈2/2	太子右庶子			于仲文	行軍總管	行軍統帥	1
蘇孝慈1/2	大司農	中央文官	2	郭衍1/2	洪州總管	地方官	4
宇文弼	刑部尚書			權武	潭州總管		
獨孤羅	右武衛將軍	禁衛武官	2	周羅睺1/2	幽州刺史		
段師	左千牛衛			吐萬緒	夏州總管		
楊欽2/2	燕州刺史	地方官	1	宇文述	右衛大將軍	禁衛(大) 將軍	2
楊欽1/2	不詳	4	4	李渾	左武衛將軍		
楊處綱				趙才	不詳	1	
姬威1/3							
崔蒨							

<sup>34</sup> 本表據總表1整理而成，所統計以職事官為主，散官、勳官與封爵暫不論，並以擔任東宮十率的前一任官職為主。本表以任職東宮十率的人次而論，同一人若擔任兩任以上，將以兩次以上為計。

由表2「隋代東宮十率前任官類型統計表」中可知，太子楊勇時期，除楊欽、楊處綱、姬威、崔蒨四位前任官不詳外，蘇孝慈、宇文弼由中央文官出身，蘇孝慈、姬威（兩任）曾任東宮十率，楊欽前任官為地方官，獨孤羅、段師由禁衛武官轉任東宮官。太子楊廣時期，除趙才前任官不詳外，宇文述、李渾由禁衛（大）將軍出身，郭衍、周羅睺前任官即為東宮十率，于仲文由行軍總管晉升為東宮十率，而郭衍、權武、周羅睺、吐萬緒等四人由地方官出身。

## （一）禁衛武官

隋代武將因軍功，獲得皇帝賞識晉升中央禁衛軍與東宮十率，如李渾因平定突厥有功，獲拜左武衛將軍，兼領太子宗衛率：

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為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sup>35</sup>

開皇初年，李渾以象城府驃騎將軍，領晉王楊廣親信兵赴揚州上任。仁壽元年（601）李渾為行軍總管，隨尚書左僕射楊素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獲拜十二衛將軍中的左武衛將

---

<sup>35</sup> 《隋書》，卷37〈李渾傳〉，頁1120。

軍，兼領東宮十率的太子宗衛率，可見隋文帝收納禁衛將軍為東宮十率，目的或許在提高太子地位，為日後掌政布局。

## （二）文官：六部尚書

隋代官員因軍事參謀之功，升任中央六部尚書文官，兼任東宮十率，如宇文弼因協助劉仁恩征討陳將呂仲肅謀略有功，<sup>36</sup>獲拜刑部尚書與太子虞候率：

〔開皇〕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羣臣曰：「朕今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sup>37</sup>

宇文弼於開皇三年（583）破突厥的戰事中，擔任征戰時臨時授與的行軍司馬，後又先後擔任屬於中央文官的太僕少卿與吏部侍郎。在平陳戰爭期間，宇文弼以行軍總管參與劉仁恩擊破陳將呂仲肅之役，因富有謀略，擢拜六部尚書之一的刑部尚書，兼領東宮十率之一的太子虞候率。皇帝不僅招攬禁衛

<sup>36</sup> 張森楷《隋書校勘記》云：「《陳書·陳慧紀傳》作『呂忠肅』，《南史》作『呂肅』，蓋本是『忠肅』，隋人諱改或省。」見《隋書》，卷46〈張嬰傳附劉仁恩傳〉，「校勘記5」，頁1264。

<sup>37</sup> 《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75〈宇文弼傳〉，頁2570。

(大)將軍，中央文官若有領兵才能，文武雙全更受賞識，徵為東宮十率之一。

另蘇孝慈因任兵部、工部、民部尚書等文官，治理佳績受隋文帝青睞，任太子右衛率轉左衛率：

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為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為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為幹理。<sup>38</sup>

蘇孝慈於隋代初創百廢待舉時任太府卿，協助文帝徵調工匠，尋遷大司農、拜兵部尚書，後受隋文帝賞識，任太子右衛率，仍兼兵部尚書。「上欲重宮官之望」意指文帝欲提高太子楊勇的地位。蘇孝慈因置常平倉、監督漕運有成，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人們稱道他幹練有理事才能。

---

<sup>38</sup> 《隋書》，卷46〈蘇孝慈傳〉，頁1258-1259。

### (三) 地方官

隋代地方州(郡)長官因在邊境戰事中防禦有功，轉任東宮十率，如周羅暉歷任豳州、涇州刺史，開皇十九年(599)隨楊素擊突厥，大破突厥達頭可汗，後受文帝賞識，仁壽元年任東宮右虞候率，<sup>39</sup>轉右衛率。<sup>40</sup>

另吐萬緒因平定外患聲威卓著，受文帝親遇，徵為左虞候率：

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略，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為太子，引為左虞候率。<sup>41</sup>

吐萬緒歷任襄州、青州、朔州、徐州、夏州總管，很有治理才能的名聲，領行軍總管平突厥及陳等外患，威名遠播，受到

<sup>39</sup> 《隋書》，卷65〈周羅暉傳〉，頁1525。

<sup>40</sup> 據《金石錄校證》考證《隋書·周羅暉傳》載：「俄轉右衛率。」而《寶刻叢編·隋周羅暉墓誌》記為：「右監門武候率」。拙稿採《金石錄校證》與《隋書·周羅暉傳》記載為據。見〔宋〕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卷22〈跋尾十二·隋周羅暉墓誌〉，頁386；〔宋〕陳思輯，《寶刻叢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卷20〈隋周羅暉墓誌〉，頁287。

<sup>41</sup> 《隋書》，卷65〈吐萬緒傳〉，頁1537-1538。

文帝青睞，徵引為左虞候率。

關於隋代獎勵軍功的政策，史料缺載，上述為隋代文武官或地方官，因軍功受皇帝賞識，拔擢為東宮十率的案例。唐代有明確獎勵軍功的政策，<sup>42</sup>凡於征戰中有功勳者授予軍勳，對於無官的百姓、部曲、徒隸、徒黨，授予官品與勳田，<sup>43</sup>有官品的軍將由兵部員外郎審核其身分資格，依《軍功格》確認戰功等級，以確定軍功勳的轉數。<sup>44</sup>獲得軍勳者，可透過冊勳十二轉直接入兵部選任入仕，但須番上參選進入職事官階層。軍功出眾者，亦可不需銓選，無官品限制，直接入仕。<sup>45</sup>

#### (四) 小 結

由前述隋代東宮十率的前任仕途的背景看來，以軍功晉

---

<sup>42</sup> 丁侃，〈唐前期文人的軍功崇拜意識——以詩文為證〉，《南方論刊》，2007年第3期（茂名），頁88-89。

<sup>43</sup> 《全唐文·唐高祖》「徒隸等準從本色授官教」載：「諸部曲及徒隸征戰有功勳者，並從本色勳授。」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1〈唐高祖〉，「徒隸等準從本色授官教」，頁17-1。

<sup>44</sup> 據賴亮郡研究，唐代軍勳頒發流程是先由軍將錄注戰功事蹟，再上呈尚書省兵部，由兵部員外郎審核軍士的身分資格，並依《軍功格》確認戰功等級，以確定軍功勳的轉數，最後由司勳郎官覆定奏擬，尚書左丞勾檢，發軍勳告身。請參賴亮郡，〈唐代勳官與泛勳在軍功的作用〉，收入氏著，《唐宋律令法制考釋——法令實施與制度變遷》（臺北：元照出版社，2010），頁261-294。

<sup>45</sup> 有關唐代軍功入仕的討論，參見陳志學，〈試論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徑〉，《中華文化論壇》，2002年第3期（成都），頁62-64；孫立家，〈唐代農民的軍功情結〉，《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青島），頁55-56。

升東宮十率，成為最迅速的升官捷徑之一。

皇帝徵選東宮十率，多半為太子儲備即位後的禁衛（大）將軍人選，其中又以具有武人特質者較易受天子賞識。如：隋文帝因趙才具備勇猛威武、擅習弓馬、性格粗悍等武人特質，徵選為右虞候率。<sup>46</sup>

尤其具有軍功者，更加受到皇帝肯定。如于仲文有將領之才，先是督晉王楊廣軍府事，後隨楊廣出征，大破突厥而歸，文帝拜為太子右衛率。<sup>47</sup>復如郭衍詐稱桂州俚人反叛，晉王楊廣上奏興兵討伐，據此大修甲仗、聚眾養兵，至楊廣立為太子，文帝遂授郭衍為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sup>48</sup>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皇帝建立東宮兵目的在培養日後皇儲的領兵能力，但卻唯恐太子藉此圖謀不軌，所以東宮十率由皇帝任命，且東宮兵最終聽命於皇帝。但弔詭的是東宮兵為東宮武備，當隋文帝於仁壽末兩度出幸仁壽宮並令太子監國時，<sup>49</sup>楊廣反而趁機將東宮禁衛兵轉換成自己的心腹。如郭衍與宇文述領東宮兵，協助太子楊廣發動仁壽宮變，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sup>50</sup>又如在楊廣任太子之前已受楊廣器重的于仲文，於仁壽初年拜為太子右衛率，至大業元年春正月

<sup>46</sup> 《隋書》，卷65〈趙才傳〉，頁1540-1541。

<sup>47</sup> 《隋書》，卷60〈于仲文傳〉，頁1454。

<sup>48</sup> 《隋書》，卷61〈郭衍傳〉，頁1470。

<sup>49</sup> 隋文帝曾於仁壽二年（602）九月，與仁壽四年（604）正月出幸仁壽宮，至同年七月廿四日崩於大寶殿。請見《隋書》，卷2〈高祖紀下〉，「仁壽二年九月」、「四年正月甲子」、「七月丁未」，頁47、52。

<sup>50</sup> 《隋書》，卷61〈郭衍傳〉，頁1470。



煬帝即位，遷為右翊衛大將軍，同時獲得授權，得以參掌文武選事，後又跟隨隋煬帝征討吐谷渾，其親信程度可見一斑。<sup>51</sup>

少數特殊情況因尚公主而晉升東宮十率者，如晉王楊廣與宇文述感情融洽、私交甚篤，楊廣指示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尚其長女南陽公主，兩家締結姻親，當楊廣被任命為皇太子時，文帝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又因宇文述身分尊貴，文帝便將東宮十率由原先的正四品升為正三品，由此足見宇文述受禮遇的程度。<sup>52</sup>

值得注意的是太子楊勇時期，有兩位東宮十率的前任官為中央文官；但太子楊廣時期，東宮十率的前任官無一位為中央文官。太子楊勇時期至楊廣時期，地方官出身者由一位增為四位，可見隋文帝漸由地方官中選任東宮十率。而于仲文是唯一由行軍總管中選任為東宮十率者。隋代唯一曾三度被任命為東宮十率的姬威，其中兩任東宮十率的前任官均為東宮十率，可見姬威一直在東宮十率中遷轉，深受太子楊勇的重用。

---

<sup>51</sup> 《隋書》，卷60〈于仲文傳〉，頁1454。

<sup>52</sup> 《隋書》，卷61〈宇文述傳〉，頁1465；《北史》，卷79〈宇文述傳〉，頁2650。

## 四、東宮十率的社會背景

拙稿藉由隋代東宮十率的本貫、胡漢身分、前朝任官、父祖的任官背景與經歷，以及後任官類型，探究隋代東宮十率的政治社會背景與地域分布。

東宮十率為協助太子統領東宮兵的將領。皇帝令太子領東宮兵，一方面是為了訓練太子繼位後領兵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卻也忌憚太子藉東宮兵伺機謀反。基於安全考量，皇帝勢必任命親信擔任東宮十率，以掌握東宮兵權。拙稿試圖建構皇帝任命東宮十率的用人政策。

拙稿為便於分析，擬將隋代東宮十率的本貫劃分為關隴、山東和江南三大區域，藉以窺探隋代東宮十率來自北周系、北齊系與南朝系官員比重分布的其中一面向。拙稿分析重點不在藉由東宮十率的本貫反映原屬的政權，而是藉由東宮十率的本貫了解其出身地域與政權的分布情況。而戰亂所致遷徙、遷徙後的土著化、原鄉和本貫的認定標準過於複雜，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拙稿分析東宮十率的胡漢身分，探討隋代任用東宮十率的胡漢分布。透過東宮十率曾祖、祖父、父親的前朝任官背景，分析隋代任命東宮十率是否存在門閥背景。藉由東宮十率的後任官，探究受任東宮十率後，對未來仕途經歷的影響。

隋代東宮十率是否來自特定的地域集團或社會階層？拙稿欲探討隋代任職東宮十率所屬的地域集團、社會階層，與前朝任官的情況，藉此了解隋代社會流動的具體實況，將隋代歷任東宮十率的本貫、父祖子（弟）任官情況製成總表2「隋代東宮十率本貫及其曾祖、祖、父、子（弟）任官表」（因表格過長，列於文後，請參照），探討隋代東宮十率本貫的地域分布及其在前朝的任官情況，藉此了解政治社會背景的具體實況。

## （一）地域分布

由總表2「隋代東宮十率本貫及其曾祖、祖、父、子（弟）任官表」中製成表3「隋代東宮十率本貫調查統計表」。由於史料缺乏，總表2無法明確查證隋代每位曾任東宮十率的郡望與本貫，本表暫據《隋書》、《北史》、《資治通鑑》、《新唐書》、《舊唐書》、《冊府元龜》等傳世文獻以及墓誌所記載東宮十率的出身，均暫以「本貫」統稱。

總表2參照前輩學者採用的分類方式，<sup>53</sup>分為三大系：

---

<sup>53</sup> 隋唐地緣政治形成關隴、山東、江南三大政治區域文化概念，相關討論見築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の研究》（大阪：創元社，1967），頁10-12；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唐朝政權の形成》（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8），頁9-13；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21；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294-296；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頁163-193；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1-29；牟發松，〈魏晉南北朝的天下三分

1. 關隴地區：泛指陝西、山西、甘肅省等華北西部。
2. 山東地區：泛指河南、河北、山東省等山東地區。
3. 江南地區：泛指江蘇、江西、廣東省等江南地區。

表3 隋代東宮十率本貫調查統計表

地域集團	省分	本貫（今址）	東宮十率	小計
關隴地區 （華北西部） <sup>11</sup>	陝西 <sup>4</sup>	弘農（華陰）	楊欽、楊處綱	2
		扶風（鳳翔）	蘇孝慈、李渾	2
	山西 <sup>4</sup>	太原（太原）	郭衍	1
		雲中（大同之東）	獨孤羅	1
		代郡（代縣）	吐萬緒、宇文述	2
	甘肅 <sup>3</sup>	天水（天水）	權武	1
		武威（武威）	段師	1
張掖（張掖）		趙才	1	
山東地區 <sup>3</sup>	河南 <sup>3</sup>	洛陽（洛陽）	姬威、于仲文、宇文弼	3
江南地區 <sup>1</sup>	江西 <sup>1</sup>	九江（九江）	周羅暉	1
不明 <sup>1</sup>			崔蒨	1

由表3「隋代東宮十率本貫調查統計表」中可知共有十六位東宮十率，除崔蒨一位本貫不明（佔6.25%）外，隋代東宮十率有十一位來自屬於北周系的關隴地區（佔68.75%），有三位來自屬於北齊系的山東地區（佔18.75%），僅有周羅暉一位來自南朝系的江南地區（佔6.25%）。

從東宮十率的本貫分布可知，關隴集團與非關隴集團比率約為四比一。其中，關隴地區有十一位；非關隴地區中的山東地區有三位，江南地區有一位。共有十五位，佔93.75%。可推見隋代東宮十率約九成來自關隴集團與山東地區。隋代東宮十率中，約七成來自關隴集團，關隴集團的人數超過兩倍非關隴集團，尤其山東地區的人才約有二成漸受重用，或許可窺見隋代逐漸拔擢非關隴集團的將才。

透過東宮十率了解隋代的用人政策，隋代關隴集團的關中本位政策已逐漸打破，山東地區將領已逐漸進入東宮武官系統。值得注意的是表3中東宮十率除崔蒨一位本貫不明外，周羅暉一位來自江南，可見江南地區人才已逐漸躋身進入包含東宮十率在內的中央武官體系之中。隋代東宮武官多半來自關隴地區，江南地區梁、陳系武人將領也已進入東宮十率體系中，南朝武人抬頭，顯示隋代的南方政策，突破以往關隴本位的侷限性，開始寬容招攬江南將臣。<sup>54</sup>

---

<sup>54</sup> 隋代南方政策的相關研究可參考劉淑芬，〈隋代南方政策的影響〉，《史原》，10（1980，臺北），頁59-79；韓昇，〈南方復起與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轉變〉，《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廈門），頁28-34；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沈〉，《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北京），頁42-54。王永平之文若干爭議之處參見林紹權、丘濟川，〈關於〈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沈〉來信〉，《歷史研究》，1997年第4期（北京），頁181-184。另可參見何德章，〈隋文帝對江南的控制及其失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2期（重慶），頁73-78；同氏著，〈江淮地域與隋煬帝的政治生命〉，《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武漢），頁88-95。

## (二) 胡漢身分

藉由東宮十率的胡漢分布，試圖分析胡漢在隋代東宮十率將領中的比例。

學界對胡漢身分的界定多有待商榷。以李唐氏族為例，學界討論甚多，如陳寅恪先後有出於胡族與漢族各種說法，<sup>55</sup>然而一般仍傾向接受為漢族色彩較濃厚的政權。<sup>56</sup>

拙稿所歸納的「胡人」，主要以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所考證的「胡人」為主，<sup>57</sup>其餘依其文化、血統與地域歸納為漢人。

總表2「隋代東宮十率本貫及其曾祖、祖、父、子（弟）任官表」中，隋代有十六位擔任東宮十率，其中除崔蒨一位（佔6.25%）身分不明外，楊處綱雖生長北邊，少習騎射，但為隋文帝族父，可歸屬漢人。<sup>58</sup>出身於西北偏遠用武之地的東宮十率多為漢人，如張掖（甘肅張掖）的趙才、天水（甘肅天西）的權武等，可見隋代信任漢人、猜疑胡人的措舉。而吐

---

<sup>55</sup> 參見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三論李唐氏族問題〉，收入氏著，《陳寅恪先生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1），頁349-358、299-304、342-345。

<sup>56</sup> 參見呂春盛，《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第7章第4節「周隋政權性格的轉變與隋代的課題」，頁334-347。

<sup>57</sup> 姚薇元對胡人姓氏有精闢的考證，關於胡人身分可詳加查閱參照。請參氏著，《北朝胡姓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

<sup>58</sup> 《隋書》，卷43〈楊處綱傳〉，頁1214。

萬緒為代郡鮮卑人，<sup>59</sup>宇文述為代郡武川人，「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sup>60</sup>可暫歸屬胡人。

由上述可知，漢人多來自於關隴集團（華北西部）的陝西、山西與甘肅省，胡人多來自於非關隴集團（山東地區）的河南與河北省。但總表2中除崔蒨一位身分不明外，漢人八位佔50%，胡人七位佔43.75%，胡漢分布各約佔一半，<sup>61</sup>為隋代任用東宮十率的現象。

### （三）政治背景

隋代是否繼續任用前朝曾經擔任東宮十率的官員？東宮十率的前朝任官經歷，對於隋代選任東宮十率時是否有優先任命的考量？透過東宮十率的後任官，可探討具備東宮十率的仕途經歷後，對未來任官有何影響。以下藉由東宮十率的前朝任官與後任官，來探究東宮十率的身分與政治背景。

---

<sup>59</sup> 《隋書》，卷65〈吐萬緒傳〉，頁1537。

<sup>60</sup> 《隋書》，卷61〈宇文述傳〉，頁1463。

<sup>61</sup> 學界一般認為隋唐與西魏北周政權性格有很大的不同，西魏北周屬胡族政權，隋唐被視為漢族政權。呂春盛從恢復漢姓、改行漢魏官制，及權力結構的核心轉移到關隴、河南、河東土著等角度觀之，且隋代官員不著胡服，不復盛行鮮卑語等現象，說明隋代政權性格自隋文帝楊堅即位後，和北周已有很明顯的改變。而拙稿所統計隋代曾任東宮十率的胡漢人數為七比八，漢人比胡人多一人，胡漢人數比例相當。拙稿統計以文化、血統、地域等區別胡漢，與呂春盛從政權性格論胡漢角度不同，特此說明。參見呂春盛，《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第7章「周隋革命與統治階層的變動」，頁340-344。

## 1. 前朝任官

由於隋代國祚短暫，要了解東宮十率的先前任官經歷，勢必追溯到前朝，藉由隋代東宮十率的前朝任官經歷，得以解明隋代東宮十率究竟來自西魏系、北周系、北齊系或南朝系，以及前朝任官經歷與類型對於隋代東宮十率是否有直接的影響等問題。

隋代東宮十率與前朝官職的相關性，據總表2「隋代東宮十率本貫及其曾祖、祖、父、子（弟）任官表」，將隋代東宮十率的前朝任官整理成下表。

表4 隋代東宮十率前朝任官表

朝代	東宮十率（職稱）	小計
西魏系 <sup>1</sup>	楊欽（前侍中士）	1
北周系 <sup>13</sup>	郭衍（右中軍熊渠中大夫）、趙才（興正上士）、權武（勁捷左旅上大夫）、吐萬緒（少司武）、于仲文（太守、御正下大夫）、宇文述（英果中大夫）、李渾（左侍上士）、蘇孝慈（中侍上士、宣納上士、工部上大夫）、姬威（折衝上士、承御大夫、右內侍、領承相府右帳內）	9
	宇文弼（禮部上士、小吏部、內史都上士、刺史）	1
	楊欽（兆州刺史、恒州刺史）、獨孤羅（太守）	2
	楊處綱	1
陳朝系 <sup>1</sup>	周羅暎（縣令、太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僕卿、內史、太子左衛率）	1
不明 <sup>2</sup>	崔蒨、段師	2



由表4「隋代東宮十率前朝任官表」中可知，除崔蒨與段師前任官不明外，有十三人次來自北周系，楊欽曾於西魏任官，僅周羅暉來自陳朝系。

由上表的任官類型中，除崔蒨、楊處綱、段師三人的前朝任官不明外，餘者有十二人次均具有中央文官的仕途經歷，可見隋代東宮十率絕大多數由中央文官中選任。其中，周羅暉曾任縣令、太守，宇文弼曾任刺史，獨孤羅曾任太守，楊欽曾任兆州刺史、恒州刺史，上述四人具有任職地方官經歷。周羅暉歷任陳朝縣令、太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僕卿、內史、太子左衛率等官，具有中央文官、禁衛武官、地方官與東宮官的豐富經歷，得以晉升成為隋代的東宮十率。

## 2. 父祖任官經歷

由於隋朝國祚短暫，東宮十率的父祖多半曾任北魏、西魏、北周或是北齊官員，因此，拙稿欲藉由對隋代東宮十率父祖任官經歷和類型的分析，來探討父祖任官經歷對子孫擔任隋代東宮十率的影響，以及父祖任官類型與子孫被選任為隋代東宮十率的關係等問題。

以下據總表2「隋代東宮十率本貫及其曾祖、祖、父、子(弟)任官表」，將隋代東宮十率中曾祖、祖、父的任官經歷和類型整理成下表。

表5 隋代東宮十率曾祖、祖、父任官表<sup>62</sup>

朝代	曾祖／祖／父（東宮十率）	職稱	曾祖	祖	父
北魏	父-郭崇（郭衍）	舍人	0	0	1
	曾祖-姬懿（姬威）	都督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司空	1	0	0
	父-楊鍾葵（楊處綱）	枹罕鎮將	0	0	1
	祖-趙隗 <sup>63</sup> （趙才）	樂浪太守	0	2	0
	祖-權超（權武） <sup>64</sup>	秦州刺史			
西魏	父-于寔（于仲文）	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滑州刺史	0	0	1
	祖-宇文直（宇文弼）	鉅鹿太守	0	3	3
	祖-姬亮（姬威）	燕州諸軍事、燕州刺史			
	祖-楊颺（楊欽）	朔州鎮將			
	父-楊義（楊欽）	金城、魏興二郡太守			
	父-獨孤信（獨孤羅）	刺史			
	父-李穆（李渾）	都督、武衛將軍、太僕、原州刺史、雍州刺史兼小冢宰			

<sup>62</sup> 製表說明：本表據總表2「隋代東宮十率本貫及其曾祖、祖、父、子（弟）任官表」製成，「底色」表示東宮十率的祖父，「底線」表示同一東宮十率的父親任職於兩個朝代，將以兩人次計。

<sup>63</sup> 據《隋書·趙才傳》，趙才在隋末竇建德破宇文文化及時被擄，時當唐武德二年（619），死時年七十三（卷65，頁1542）。那麼，他當生於546年，即西魏文帝大統十二年。若他生時，其父趙壽二十五歲，那麼趙壽當生於521年，即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以此推斷，趙壽的父親趙隗，當是北魏人的可能性較大。

<sup>64</sup> 《北史·權武傳》載：「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於家。」（卷78，頁2636）權武在隋煬帝即位後不久即坐事除名，卒於家，並不是戰死或意外而死。保守推估，享壽約為四十五到五十歲。假定他五十歲死於大業元年（605），當生於555年左右。若以25年為一世代計，父親權襲慶當生於530年（即北魏孝莊帝永安三年），祖父任秦州刺史時，應指的是北魏末年時期。

北周	父-獨孤信（獨孤羅）	大司馬	0	0	1
	父-于寔（于仲文）	民部中大夫、勳州刺史、小司徒、延州刺史、涼州總管、大左輔	0	0	1
	父-李穆（李渾）	直州刺史、少保、小司徒、大司空、太保、原州總管、并州總管、大左輔	0	0	1
	父-趙壽（趙才）	順政太守	0	1	5
	祖-段巖（段師）	刺史			
	父-吐通（吐萬緒）	鄆州刺史			
	父-姬肇（姬威）	東秦州諸軍事、東秦州刺史、勳、晉、絳、建四州諸軍事、勳州總管			
	父-宇文珍（宇文弼）	宕州刺史			
	父-蘇武周（蘇孝慈）	兗州刺史	0	0	1
	父-宇文盛（宇文述）	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馮翊郡守、鹽州刺史、延州總管			
	父-權襲慶（權武）	不明			
梁	父-周法暉（周羅暉）	始興太守、南康內史	0	0	1
隋	父-段達（段師）	左翊衛將軍、右驍衛大將軍、右翊衛大將軍、納言攝禮部尚書	0	0	2
	父-李穆（李渾）	太師			
身分不詳	崔蒨	不明	0	0	1

表5「隋代東宮十率曾祖、祖、父任官表」中，據〈姬威墓誌〉記載，姬威薨於大業六年（610），享年六十二歲。以一代三十年推算，祖孫任官年齡相仿的情況下，姬威曾祖父姬懿約於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後任職都督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司空等官，具有中央文官與地方官的經歷。

上表東宮十率的祖父前朝官職中，趙才的祖父趙隗與權武的祖父權超，二人次曾任官於北魏，姬威的祖父姬亮、楊欽的祖父楊颺、宇文弼的祖父宇文直，三人次曾於西魏任官。

表5中，郭衍父親郭崇、楊處綱父親楊鍾葵，二人次曾任官於北魏；于仲文父親于寔、楊欽父親楊義、獨孤羅父親獨孤信、李渾父親李穆共四人次曾於西魏任官；表中隋代東宮十率的父親有十人次曾於北周任官。由此可見，隋代延續任用北魏、西魏、北周官員的後代子孫。

由東宮十率曾祖、祖父的前朝任官類型來看，表5中有七人次均來自地方官，如權武的祖父權超於北魏任秦州刺史，<sup>65</sup>趙才的祖父趙隗於北魏任樂浪太守，<sup>66</sup>宇文弼的祖父宇文直於西魏任鉅鹿太守，<sup>67</sup>段師的祖父段嚴於北周曾任刺史等。<sup>68</sup>東宮十率的曾祖、祖父於前朝官界具有地方官經歷，對於子孫仕途或有相當影響。

表5中，除崔蒨一人系譜不明外，隋代東宮十率父輩的前朝任官共計十七人次，分別是北魏二人次、西魏四人次、北周十人次、南朝梁一人次。在這當中，李穆為李渾之父、獨孤信為獨孤羅之父，與于仲文的父親于寔，三人均曾任職西魏與北周，總計實為十四人。以人次計，隋代東宮十率的父

<sup>65</sup> 《北史》，卷78〈權武傳〉，頁2636。

<sup>66</sup> 《隋書》，卷65〈趙才傳〉，頁1540。

<sup>67</sup> 《北史》，卷75〈宇文弼傳〉，頁2569。

<sup>68</sup> 參段師子〈段瑋墓誌〉，收入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咸亨025」，頁527-528。

輩有八成來自北周，其餘分別來自北魏、西魏和南朝梁的官員，反映出隋代政界主流，多半來自北周官人。

由表5中可知東宮十率父輩的任官類型，具有中央文官經歷有七人次，具有中央武官經歷有五人次，具有地方官經歷有十四人次，具有東宮官經歷僅有一人次，父子均曾在東宮官任職的例證不多見，窺知隋代父祖與子孫的官職並無太大的相關性。最特殊的是十四人次具有地方官經歷，可見隋代東宮十率父輩七成以上來自於地方官，父祖輩雖非中央文武官員，但具有地方官的經歷對於子孫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 3. 後任官類型

隋代武將任職東宮十率後的官運如何？是否仍持續在武官系統任職，或者在文武官員中遷轉？欲了解隋代東宮十率的社會基層分布，東宮十率的後任官是重要的考察焦點，茲據總表1「隋代東宮十率的任命與遷轉表」，將隋代東宮十率的後任官類型整理為下表。

表6 隋代東宮十率後任官職表<sup>69</sup>

後任官類型	楊勇太子時期 <sup>12</sup>			楊廣太子時期 <sup>10</sup>		
	姓名	後任官職	人次	姓名	後任官職	人次
禁衛（大）將軍	楊處綱	左監門郎將	2	趙才	左備身驃騎	7
	姬威3/3	右備身將軍		宇文述	左（翊）衛大將軍	
				權武	右武衛大將軍	
				郭衍2/2	左武衛大將軍	
				李渾	右驍衛將軍	
				周羅暉2/2	右武侯大將軍	
				于仲文	左翊衛大將軍	
東宮官	蘇孝慈1/2	太子右庶子	3	郭衍1/2	左宗衛率	2
	姬威1/3	太子左內率		周羅暉1/2	右衛率（右監門武侯率）	
	姬威2/3	太子右衛率				
地方官	楊欽1/2	燕州刺史	3	吐萬緒	晉、絳二州刺史	1
	宇文弼	并州總管				
	獨孤羅	涼州刺史				
中央文官	蘇孝慈2/2	工部尚書	2			
	段師	太常卿				
行軍統帥	楊欽2/2	雲朔二州道行軍總管	1			
不詳	崔蒨		1			

<sup>69</sup> 本表據總表1整理而成，所統計以職官為主，散官與勳、爵暫不論。本表以任職東宮十率的後一任官職為主，再任職他官暫不包括在內。本表以人次而論，同一人若任職兩任以上，將以兩次以上為計。東宮十率任職次數標示於姓名後，如：「姬威2/3」表姬威所任三任東宮十率之第二任。

由表6「隋代東宮十率後任官職表」可知，隋代東宮十率的後任官，文帝時期有十二人次，煬帝時期有十人次。

表中文帝時期東宮十率，除崔雋不詳外，蘇孝慈、姬威共三人次的後任官仍為東宮官，楊處綱、姬威二人次的後任官為禁衛（大）將軍，楊欽、獨孤羅、宇文弼三人次的後任官為地方官，楊欽一人次的後任官為行軍總管，蘇孝慈、段師二人次的後任官為中央文官，反映出隋文帝時期東宮十率的後任官，除留任於東宮官外，亦曾轉任禁衛（大）將軍、中央文官、行軍統帥與地方官。

最值得注意的特殊官歷是隋煬帝時期東宮十率的後任官，如周羅暉、趙才、宇文述、權武、郭衍、李渾、于仲文等七人次，高達七成轉任禁衛（大）將軍，且其後任官經歷中都曾擔任禁衛（大）將軍，隋煬帝多拔擢曾任太子藩邸的舊臣，即位後將東宮十率轉任禁衛（大）將軍，且晉升為禁衛大將軍，可推知東宮十率為禁衛大將軍的重要前任官階。例如晉王楊廣入為太子時，曾徵授郭衍為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sup>70</sup>郭衍與周羅暉的後任官為東宮官，僅吐萬緒的後任官轉任地方官。

由表6「隋朝東宮十率後任官職表」可知，文帝時期東宮十率的後任官，具有文官經歷者僅蘇孝慈與段師兩人，而煬帝時期東宮十率的後任官，無一人轉任中央文官，但卻有七人次擔任東宮十率後晉升為禁衛（大）將軍，反映出隋代任職

---

<sup>70</sup> 《隋書》，卷61〈郭衍傳〉，頁1470。

東宮十率的後任官，多半任職中央禁衛武官。隋代東宮十率於太子楊廣時期被任命為太子十率，至煬帝時成為禁衛大將軍，凸顯東宮十率為任用禁衛大將軍的重要前任官階。

## 五、皇帝與皇太子兵力之爭

開皇初年，隋文帝曾頗信任太子，讓太子參決軍國政事，屬太子監國制度的一種。<sup>71</sup>除「留守」意義外，為皇帝訓練太子的教育形式，也是帝王學的重要內容。<sup>72</sup>隋初太子參決軍國政事，見《資治通鑑·隋文帝紀》「開皇二十年六月」條記載：

---

<sup>71</sup> 太子監國，即太子代理國政。賴亮郡討論六朝隋唐皇太子監國有七種情況，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君行」為前提，第二類是藉監國制度教育太子，第三類是唐代特殊情況，中央政治革命以後以皇太子監國。參見賴亮郡，〈六朝隋唐的皇太子監國——以監國制度為中心〉，《臺東師院學報》，13（下）（2002，臺東），頁280-282。又，郭鋒主張唐代因皇帝失去權力、皇帝巡行或行幸別宮、皇帝居父喪、皇帝親征在外、皇帝有疾、權臣控制朝政而廢立皇帝以太子監國、政治事變等情況，皇帝暫時不能親主政務時，下詔授權由皇太子理政，代表皇帝決斷軍國大事。參見郭鋒，〈試論唐代的太子監國制度〉，《文史》，40（1998，北京），頁101-114。

<sup>72</sup> 參見高明士，《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帝王學教育〉，頁359-419。是文原名〈隋唐的帝王學〉，載於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613-649。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sup>73</sup>

隋文帝多採納楊勇對軍國政事的決議，可見其信任程度。太子楊勇參決軍國政事的內容，見《隋書·文四子·房陵王勇傳》：

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sup>74</sup>

文帝雖讓皇太子參決軍國政事，但由皇帝定奪的死罪，太子楊勇仍不得定奪。可見天子與太子的權力仍有嚴謹區別。隋文帝於仁壽二年（602）、四年（604）兩度於仁壽宮避暑時，皆曾命太子楊廣監國，軍國政事的權限在「賞罰支度」。<sup>75</sup>隋煬帝大業末年曾因親征遼東，命代王侑於京師總留事。<sup>76</sup>

隋代曾四度太子監國，史料記載太子掌管軍國政事的內容雖不明確，但可由此窺知，皇太子掌握部分武力，東宮成為國家次要權力中心。<sup>77</sup>雖然如此，實際上太子地位並不穩固，形成朝為儲君、暮為囚徒的局面。

---

<sup>73</sup> [宋]司馬光等編撰，《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179〈隋文帝紀〉，「開皇二十年六月」，頁5573。

<sup>74</sup> 《隋書》，卷45〈文四子·房陵王勇傳〉，頁1229。

<sup>75</sup> 《隋書》，卷2〈高祖紀下〉，「仁壽四年春正月」，頁52。

<sup>76</sup> 《隋書》，卷5〈恭帝紀〉，「大業十一年」，頁99。

<sup>77</sup> 謝元魯，〈隋唐的太子親王與皇位繼承制度〉，《天府新論》，1996年第2期（成都），頁70。

## (一) 隋文帝時期

東宮於體制上為小朝廷，可擁有兵力與馬匹，開皇時東宮當領十五外府，以每府平均一千人計，賴亮郡推估外軍兵力約一萬五千人，內府則有步兵五千、騎兵一千，總計二萬一千人，為東宮中外軍的總兵數。外軍定額宿衛東宮三千人，與內府兵數合計，平常宿衛兵約九千人左右。<sup>78</sup>東宮太子為自保，常盡全力掌握兵權，但若皇帝和太子關係開始緊張，皇帝便會設法收回東宮兵力，《隋書·文四子·房陵王勇傳》載：

〔開皇二十年〕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臥。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令則等數

<sup>78</sup> 據氣賀澤保規考證，大業末掌領驍果的雄武府領兵約一萬人，賴亮郡推測隋制軍府人數與唐制相仿，唐制每府平均為一千人計，隋東宮掌十五外府約有一萬五千人。以步兵數為騎兵數五倍為常制，估算隋代東宮步兵五千、騎兵一千。以外軍一萬五千人五百里內五番，則外軍定額宿衛東宮有三千人。相關討論參見氣賀澤保規，《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会——》（京都：同朋舍，1999），頁246-247；賴亮郡，《六朝隋唐的東宮研究》，第6章「東宮兵與六朝隋唐政局」，頁392-394。

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sup>79</sup>

開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車駕至自仁壽宮，隔日御駕至大興殿，每還京師戒備森嚴，如入敵國，不敢脫衣而臥，甚至如廁都戰戰兢兢，藉此故責備東宮官員，表達對東宮兵力強烈的危機意識。同年十二月戊午「詔東宮官屬不得稱臣於皇太子」，<sup>80</sup>可見文帝猜防之心極大。

太子雖領有東宮兵，但當太子不受皇帝信任時，反成為欲加之罪，《隋書·文四子·房陵王勇傳》載：

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勇，以詰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

<sup>79</sup> 《隋書》，卷45〈文四子·房陵王勇傳〉，頁1233。

<sup>80</sup> 《隋書》，卷2〈高祖紀下〉，「開皇二十年十二月戊午」，頁45。

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sup>81</sup>

楊勇見大枯槐，認為適合製成火燧，衛士皆佩火燧，命工匠造數千枚，欲賜給東宮衛士配備，此事成為楊勇罪狀之一。最令人不解的是國家養馬萬匹，楊勇位為太子於東宮養馬千匹也成為罪狀，皇太子出巡時，其儀仗本當備有馬匹，但當皇帝與太子處於高度緊張關係時，不單是火燧、馬匹，連服飾、器用、玩好之物，竟都成為皇帝與皇后責問的欲加之罪。

開皇初年，隋文帝與太子楊勇間尚無任何心結，文帝解除危機的步驟是先解除與太子過從甚密的武將職務，如解除蘇孝慈的左衛率職務，《隋書·蘇孝慈傳》載：

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為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為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僚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廩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

<sup>81</sup> 《隋書》，卷45〈文四子·房陵王勇傳〉，頁1235-1236。

宮，出為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sup>82</sup>

文帝欲重東宮官名望，以大司農、兵部尚書蘇孝慈，拜為太子右衛率，兵部尚書如故。隔年蘇孝慈又領太子右庶子、左衛率，仍判工部與民部尚書。蘇孝慈同拜六部尚書文官與東宮官職，身兼隋文帝重臣與太子楊勇僚屬，地位之崇高可見一斑。由此可知，文帝藉著朝臣之重羽翼太子，也是人事布局的靈活運用。

蘇孝慈在任期間置常平倉、督導漕運之役，能力頗佳，稱為「幹理」，但被貶為浙州刺史的真正原因是開皇十八年（598），隋文帝與太子楊勇間滋生矛盾，文帝欲廢太子楊勇，畏懼蘇孝慈太子左衛率之職，將之從中央文官貶為地方官，如此東宮官員的人事布局與安排又是另一番局面。雖然太子為此憤恨不平，卻莫可奈何。又如《隋書·文四子·房陵王勇傳》載：

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於散關，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

---

<sup>82</sup> 《隋書》，卷46〈蘇孝慈傳〉，頁1259。

隋文帝聽信姬威抗告太子楊勇的違法事蹟，並解除蘇孝慈的左衛率之職。而左衛率為東宮十率之首，文帝解除蘇孝慈左衛率之職，即是撤換東宮武力的指揮權，難怪太子奮髯揚肘，有斷臂危機感。

隋文帝繼之除去太子黨羽，並窮治其罪，如《隋書·史萬歲傳》載：

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擗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戎機。往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爨翫包藏逆心，為民興患。朕備有成勅，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勅令住，致爨翫尋為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復本官。近復總戎，進討蕃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兇眾，欲相拒抗，既見軍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勳庸，復

<sup>83</sup> 《隋書》，卷45〈文四子·房陵王勇傳〉，頁1234-1235。

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面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無虛罔者，乃為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sup>84</sup>

文帝廢太子楊勇外，還斬草除根，窮治東宮黨羽，楊素誣告曾任車騎將軍、左領軍將軍的史萬歲。雖然文帝深知史萬歲盡忠職守，功勳彪炳，錯殺後懊悔不已，卻仍在詔書中苛責史萬歲諸多過失。由此可窺知，其因在於史萬歲與東宮有關連，遭太子株連而蒙受不白之冤。

但太子楊勇並未意識到此點，最後遭文帝處以極刑，《隋書·元胄傳》載：

房陵王之廢也，胄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胄帛千匹。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sup>85</sup>

元胄從開皇初即擔任右衛大將軍，<sup>86</sup>身為隋朝開國元勳，曾捨身救文帝一命，深受文帝長期信任，影響力應大於元旻。元

<sup>84</sup> 《隋書》，卷53〈史萬歲傳〉，頁1356-1357。

<sup>85</sup> 《隋書》，卷40〈元胄傳〉，頁1177。

<sup>86</sup> 元胄從開皇初即擔任右衛大將軍，期間雖曾中斷，直至仁壽四年為止，至少約二十年。參見《隋書》，卷40〈元胄傳〉，頁1176。

旻擔任左衛大將軍的時間至多九年，<sup>87</sup>楊勇得到左衛大將軍元旻支持，但卻不能獲得右衛大將軍元胄相助，此為他失敗的原因之一。

自開皇十八年開始，發生隋文帝猜忌東宮兵力過於強大的事件，在政壇引起軒然大波，揭開廢立太子的序幕，《隋書·文四子·房陵王勇傳》載：

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穎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穎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sup>88</sup>

「上臺」及東宮並稱兩宮，意指朝廷。<sup>89</sup>「宗衛」即太子左右宗衛率，「侍官」指諸率府所屬直閣、直寢、直齋、直後、備身、直長等侍衛官。<sup>90</sup>此事應發生於開皇十八年，東宮與皇帝的宿衛官兵原是團伍有別，隋文帝欲由宗衛率侍官當中選拔強健者，以宿衛朝廷，又欲使兩宮宿衛官兵團伍不別，顯示

<sup>87</sup> 元旻任左衛大將軍期間為開皇十一年（591）五月至開皇二十年（600）十月。參見《隋書》，卷2〈高祖紀下〉，「開皇十一年五月」、「二十年十月」，頁36、45。

<sup>88</sup> 《隋書》，卷45〈文四子·房陵王勇傳〉，頁1231。

<sup>89</sup> [宋]司馬光等編撰，《資治通鑑》，卷162〈梁武帝紀〉，「太清三年」，頁5011。

<sup>90</sup> 蓋東宮率府所統，略同十二衛府。參見[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卷179〈隋文帝紀〉，「開皇二十年四月」，胡三省注，頁5577。



文帝對於東宮兵的提防。文帝用意有二：一是削弱東宮宿衛的素質，以防太子反側；第二，使兩宮宿衛團伍不別，相雜分番於東宮，以皇帝侍衛監視太子動靜，進一步接管東宮兵權。後來隋文帝命東宮宿衛侍官名籍分屬皇帝諸衛府，又摒去其中勇健者，便是此用意的結果。

此後，隋文帝開始猜忌楊勇，隨時密切觀察太子動向，調整東宮兵力，《隋書·文四子·房陵王勇傳》載：

高祖惑於邪議，遂疎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sup>91</sup>

由於隋文帝不信任太子楊勇，遂從大興宮北面的玄武門，至東宮北面的至德門，部署軍中偵伺敵情的斥候，方便奏報太子動靜。東宮十率的左右監門率府職掌東宮各宮門守衛，<sup>92</sup>隋文帝除特令摒除健兒外，也將侍官以上的名籍歸屬禁軍衛府，此舉顯見文帝將東宮侍官等名籍改納入禁軍衛府中，由中央禁衛軍掌管東宮兵力。

文帝於開皇十八年初有意廢太子，至開皇二十年九月間逐步實現，開始大肆逮捕與東宮過從甚密的官員，《隋書·文四子·房陵王勇傳》載：

<sup>91</sup> 《隋書》，卷45〈文四子·房陵王勇傳〉，頁1233。

<sup>92</sup>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頁719。

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sup>93</sup>

隋文帝避暑於仁壽宮時，發現東宮迅速掌握國家大小機密事務，正在揣測時，得知太子楊勇透過裴弘密函給左衛大將軍元旻，便將裴弘與元旻治罪。

文帝於開皇十八年先解除左衛率蘇孝慈的職務，又接連處決兩位與東宮聯合的禁衛軍將領，再著手調整東宮宿衛，使太子楊勇無兵與無將可用，可見文帝對東宮兵力的忌憚。

## （二）隋煬帝改革

隋文帝楊堅於仁壽四年七月秋丁未崩於仁壽宮大寶殿，享年六十四歲。<sup>94</sup>原楊勇擁有廣大的東宮兵力，轉入楊廣手中，成為奪宗逼宮的武力來源，即著名的「仁壽宮變」。<sup>95</sup>《隋書·郭衍傳》記載此事經過：

<sup>93</sup> 《隋書》，卷45〈文四子·房陵王勇傳〉，頁1235。

<sup>94</sup> 《隋書》，卷2〈高祖紀下〉，「仁壽四年七月秋丁未」，頁52。

<sup>95</sup> 學界對於隋煬帝和楊素是否合謀加害隋文帝頗多爭論，劉健明與胡戟考證「仁壽宮變」是楊廣與楊素奪權成功的重要關鍵。相關討論可參見劉健明，〈仁壽宮變〉，收入氏著，《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59-90；胡戟，〈試辨仁壽宮變之謎〉，《人文雜誌》，1992年第5期（西安），頁98-100、105。

〔郭〕衍又詐稱桂州獠反，〔晉〕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sup>96</sup>

《隋書·楊素傳》亦載此事：

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sup>97</sup>

楊廣在爭奪儲位的奪嫡時期，招兵買馬，慫恿親信郭衍詐稱桂州獠反叛，上奏文帝以郭衍領兵討伐，藉此機會「大修甲仗，陰養士卒」，欲強化私有兵力。至楊廣入為太子後，立即徵郭衍為左監門率。前述左右衛率、左右宗衛率、左右內率的編制兵員都有直閣、直寢、皇族、品官子弟等特殊身分，而左右虞候率與左右監門率的兵員並無特殊身分規定，因此當年郭衍大修甲仗所陰養的士卒，想必也藉此編入東宮原有編制

<sup>96</sup> 《隋書》，卷61〈郭衍傳〉，頁1470。

<sup>97</sup> 《隋書》，卷48〈楊素傳〉，頁1288。

以外的兵力，掌控門禁。不久郭衍由原任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此職主要統領負責護衛太子安全的皇族宗室。宇文述於開皇初年任右衛大將軍，為隋文帝的禁衛大將軍，至大業元年太子楊廣招為左衛率，<sup>98</sup>不但成為太子楊廣的東宮十率之一，也等於掌握東宮內外的兵力。宇文述與郭衍兩人均成為統率東宮兵的將領，負責東宮宿衛之責。裡應外合之下，太子楊廣已經準備好宮殿由內到外的門禁與侍衛兵力。仁壽宮變前夕，楊廣與楊素矯詔，以郭衍、宇文述率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等於太子人馬完全取代並掌握仁壽宮的門禁，太子也控制了宿衛東宮的皇族宗室。

由此看來，左右監門率雖然是東宮十率之末，但因掌諸門禁，不言可喻，楊廣因已控制東宮兵，所以發動兵變才得以成功。由此可知，「仁壽宮變」太子楊廣爭奪儲位時，東宮十率扮演重要角色。唐高祖武德末年「玄武門之變」，也因李世民早就收買掌握玄武門門禁的常何，才能抵擋東宮兵力於門外，在門內順利斬殺李建成與李元吉。

而楊廣即位後，立楊昭為太子，大業二年（606）楊昭去世，因煬帝對次子楊暕寵愛有加，本欲立楊暕為皇太子，大臣親族道賀送禮者絡繹不絕。<sup>99</sup>但因楊廣以東宮兵變奪得皇位後，次子楊暕多行不法，造成煬帝對楊暕的戒心與疑慮，楊

---

<sup>98</sup> 宇文述任右衛大將軍期間為開皇初年至開皇九年元月，任太子左衛率期間為開皇二十年十一月至大業元年春正月。見《隋書》，卷61〈宇文述傳〉，頁1463-1465。

<sup>99</sup> 《隋書·楊暕傳》載：「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卷59，頁1442）

陳始終未被立為太子。

此外，大業三年（607）頒布新令，同時大幅調整東宮制度，以強化皇權。<sup>100</sup>煬帝對於東宮十率的改制，《隋書·百官志下》「隋煬帝官制」載：

左右衛率改為左右侍率，正四品。改親衛為功曹，勳衛為義曹，翊衛為良曹。罷直齋、直閣員。

左右宗衛率改為左右武侍率，正四品。

左右虞候開府改為左右虞候率，正四品，并置副率。

左右內率降為正五品。千牛備身改為司仗左右，備身左右改為主射左右。各員八人。

左右監門率改為宮門將，降為正五品。監門直長改為直事，置六十人。<sup>101</sup>

隋代左右衛率府的親、勳、翊衛稱「三衛」，以勢官子弟依資蔭高低入補，<sup>102</sup>除擔任宿衛，也有藉此提高太子地位的用意。隋文帝時，左右衛率除領有親衛（從七品上）、勳衛（正

<sup>100</sup> 內田昌功認為煬帝受《周禮》影響，變更北朝官制，恢復漢代官制，廢止三師、總管府，及更改內侍省、上柱國以下官名等官制改革，目的在於降低軍事影響力，提高皇帝權威。有關煬帝官制改革內涵與目的，參見內田昌功，〈隋煬帝期官制改革の目的と性格〉，《東洋學報》，85：4（2004，東京），頁487-517；同氏著，〈隋煬帝期官制改革の基礎的研究〉，《史朋》，33（2000，札幌），頁23-49。

<sup>101</sup> 《隋書》，卷28〈百官志下〉，「隋煬帝官制」，頁801。

<sup>102</sup> 《唐六典·尚書兵部·兵部郎中》載：「凡左、右衛親衛·勳衛·翊衛，及左、右率府親·勳·翊衛，及諸衛之翊衛，通謂之三衛。擇其資蔭高者為親衛，其次者為勳衛及率府之親衛，又次者為翊衛及率府之勳衛，又次者為諸衛及率府之翊衛，又次者為王府執仗、執乘。」（卷5，頁154）

八品上）、翊衛（從八品上）等三衛外，另有直閣（從五品下）四人、直齋（從六品下）十人；至隋煬帝時，改太子三衛與倉、兵、法、鑿等曹參軍事或行參軍同階（從八品下至正九品下），不但品階降低，又罷直閣、直齋十四員，更重要的是左右侍率無三衛之貴盛，地位較開皇時遠為低落。左右宗衛率原掌領宗人侍衛，與皇親有密切關係，原意是希望儲君能得到宗室的鼎力支持，現改為左右武侍率，切斷東宮與皇親的聯繫，僅具一般侍衛性質。開皇時，左右內率（正四品上）原領千牛備身八人、備身左右八人、備身二十人，共三十六位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及宿衛侍從。左右監門率（從四品上）掌太子門禁，二者於諸率中與太子最為親近，是太子親軍中的親軍。煬帝不但將二者降為正五品，又減內率備身員額為十六人。由此均可看出煬帝降編東宮兵員。<sup>103</sup>

至唐代，繼續加強對東宮政治勢力的控制，裁併東宮機構，職員闕置。開元以後東宮官因敘職不同，呈現階品高低變化，唐朝前期大量以東宮官升任宰輔或宰相兼領東宮官，顯示出東宮官在唐玄宗時，階品上的地位較唐前期不佔優勢。東宮官員變化是唐朝皇儲地位不穩的直接反映，此種地位不穩反映在開元前是增置東宮官，反映在開元後則是省併、

---

<sup>103</sup> 賴亮郡推測隋煬帝此舉有三個原因：一是元德太子死後，並未即刻冊立新太子，既無太子，所以可以減省東宮兵。二是煬帝終大業之世仍未立楊暕為儲君，其提防楊暕可見一斑，因三子楊杲於大業三年（607）才剛出生，而元德太子諸子皆年幼，故楊暕總有一天會立為儲嗣，煬帝降編東宮兵員，實是未雨綢繆之舉。三是太子楊勇故事，及仁壽宮變為殷鑑。兩次事件中，楊廣均是首謀，對東宮兵強大有深刻印象，東宮兵勢逼人主，不利皇權強化，故有必要改弦更張。參見賴亮郡，〈六朝隋唐東宮研究〉，第6章「東宮兵與六朝隋唐政局」，頁406-407。

降低、削弱東宮官，開元十年（722）是驟然改變的關鍵。<sup>104</sup>

因此，東宮官在唐朝職官體系中地位逐漸淪落，《冊府元龜·宮臣部一》「總序」云：

然自唐室至於五代，東宮之職、王府之屬，或總領他務、或授左降分司、致仕官，不專為宮府之任。若建置儲嫡、諸王出閣，則宮府之職多以他官兼領及檢校之。天寶後，武臣及藩鎮牙校、幕府僚佐，亦多檢校東宮之職，以為散官。<sup>105</sup>

唐玄宗天寶時期，東宮官成為閑散官與加官，與皇太子的政治關係日趨疏遠。可從東宮官成為散閑官員，或成為地方官、翰林學士的加職，可知「東宮體制非實體化」。東宮官品淪落的情況在唐後期更加嚴重。<sup>106</sup>

---

<sup>104</sup> 相關討論參見李錦繡，〈永徽東宮諸府職員令殘卷考釋兼論唐前期東宮王府官設置變化〉，收入氏著，《唐代制度史略論稿》，頁98-110。

<sup>105</sup> [宋]王欽若等編，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卷708〈宮臣部一〉，「總序」，頁8166。

<sup>106</sup> 任士英，〈唐玄宗時期東宮體制非實體化考述——以東宮職員的設置變化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北京），頁79-95。

## 六、結語

東宮官是以皇儲為中心，所建立的一套職官制度。東宮武備制度是訓練皇太子領兵，期使皇權在穩定狀態下平順地轉移。隋代東宮十率的建制，對政局有一定的影響力。

東宮十率的出身，有少數因妻貴（如宇文述）或僚佐（如楊處綱與于仲文），多數從禁衛將軍等武官、六部尚書等文官，或地方官，或平定內亂、外患軍功中轉任東宮十率。據表2，太子楊勇時期東宮十率的前任官，由中央文官、禁衛武官、地方官或東宮官中選任；至太子楊廣時期的東宮十率，無一位為中央文官，多由地方官中拔擢。據表3，關於隋代東宮十率的本貫，除崔蒨一位本貫不明、周羅睺一位來自南朝系的江南地區外，北周系華北西部的關隴地區約佔七成，北齊系的山東地區約佔二成。

據表4，隋代東宮十率的前朝任官中，除崔蒨、段師兩位不明外，有十三人次來自北周系，其中楊欽曾任職於西魏，僅周羅睺來自陳朝系。上表所述隋代東宮十率的前朝任官類型中，東宮十率70.59%由中央文官中選任。少數如宇文弼有地方官經歷，周羅睺具有中央文官、禁衛武官、地方官與東宮官等豐富經歷，獲選為東宮十率。

隋代延續任用北魏、西魏、北周官員的後代子孫。據表5，隋代東宮十率的曾祖、祖父、父親於前朝官界具有地方官



經歷，對於子孫仕途或有相當影響。隋代東宮十率的父輩有五成來自北周系，其餘分別來自北魏、西魏、北齊和南朝梁官人，反映出隋代政界主流多半來自北周官人。東宮十率父輩的前朝任官類型，父子均曾在東宮官任職的例證不多見，隋代父祖與子孫的官職並無太大的相關性。隋代東宮十率父輩七成以上來自於地方官，父祖輩雖非中央文武官員，但具有地方官的經歷對於子孫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就官職的遷轉而言，隋代東宮十率文武分途的現象，可分為以下三類探討：

第一，隋代東宮十率的前任官為中央文官，擔任東宮十率後轉任為中央武官，具有文武官經歷的官員。由表2統計所示，隋代中央文官轉任東宮十率，有蘇孝慈、宇文弼等二人次，均在文帝時期。由表2統計所示，隋代中央文官轉任東宮十率，具備文武合一的官員有二人次，約佔一成。

第二，隋代東宮十率的前任官為中央文官，擔任中央武官的東宮十率後，又再度遷轉為中央文官。由表2與表6，隋代文官轉任東宮十率，再轉任中央文官，僅文帝時期蘇孝慈一人。

第三，隋代東宮十率的前任官為禁衛武官，擔任東宮十率後轉任中央文官的官員。由表2與表6，隋代由禁衛武官轉任東宮十率，再轉任中央文官的官員，僅段師一人。

表6所見東宮十率的遷轉現象，隋代東宮十率後任官類型中，絕大多數轉為禁衛（大）將軍，由東宮十率轉為中央文官

比例仍較低，或許隋代已逐漸出現文武分途的趨勢。不論中央文官轉任東宮十率、中央文官轉東宮十率再轉任中央文官、或禁衛（大）將軍轉東宮十率再轉任中央文官三類，所佔的比例都不高，均凸顯出隋代逐漸顯現文武分途的現象。

東宮官為太子側近，具有太子家臣性質，一旦太子榮登九五之尊，東宮官常因舊僚之故，受到新君拔擢，位極人臣，成為清顯之職。雖然東宮官具有天子臣僚與太子家臣的雙重身分，然而東宮十率為太子舊僚，常於太子即位後，獲得提拔為禁衛大將軍，成為護衛皇帝的中央最高武職，就某一方面而言，顯示出由太子「私」的家臣性質，轉換為國家「公」的官僚現象。隋煬帝即位後，有八成以上的東宮十率轉任禁衛大將軍，可知東宮十率是儲君的重要僚屬，成為禁衛大將軍的重要前任官職。

體制上，太子東宮為小朝廷，擁有兵力與馬匹。太子十率為東宮武備，職擬禁衛軍中領府兵的十二衛，以宿衛為主要任務，除護衛皇太子安全外，更有輔翼太子繼承的重要作用。太子左右衛率掌宮掖禁禦、督攝仗衛，太子左右宗衛率掌宗人侍衛，太子左右虞候開府／率掌斥候伺非，太子左右內率掌領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太子左右監門率掌諸門禁。

東宮十率的人事布局與編制用意有密切關係，某階段的人事異動，很可能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角力或預謀。如隋文帝自開皇十八年開始，有意廢太子，而嫌疑東宮兵力過於強大，乃解除東宮領兵將領職務，著手調整東宮宿衛，使太

子楊勇無兵與無將可用。「仁壽宮變」太子楊廣爭奪儲位時，東宮十率扮演重要角色，故宇文述與郭衍於楊廣即位後，被拔擢為禁衛大將軍。相對的，楊廣以東宮兵變奪得皇位後，對楊暕懷有戒心與疑慮，同時大幅調整東宮制度，降編東宮兵員，以強化皇權。至唐代，繼續加強對東宮政治勢力的控制，裁併東宮機構，職員闕置，因此，東宮官在唐朝職官體系中地位逐漸淪落，形成「東宮體制非實體化」。

## 後 記

拙稿撰成蒙高師明士與甘師懷真指導，亦承蒙兩位匿名審查者以及主編李昭毅先生和編委們諸多精闢、細緻的批評與指正，獲益甚多，特此致上萬分的謝意！

總表1 隋代東宮十率的任命與遷轉表

太子	姓名	前任官	十率	後任官	出處 <sup>107</sup>
楊勇 12	楊欽1/2	不詳	開皇元年太子左宗衛率	開皇二年，授使持節都督燕州諸軍事、燕州刺史	楊欽墓誌 <sup>108</sup>
	姬威1/3	不詳	開皇元年太子內率	開皇元年九月太子左內率	姬威墓誌 <sup>109</sup>
	姬威2/3	開皇元年太子內率	開皇元年九月太子左內率	開皇十三年太子右衛率	姬威墓誌
	蘇孝慈1/2	大司農	開皇二年六月兵部尚書、太子右衛率	太子右庶子	隋46、北75
	楊欽2/2	開皇二年，授使持節都督燕州諸軍事、燕州刺史	開皇七年太子右宗衛率	開皇十八年授雲朔二州道行軍總管	楊欽墓誌 <sup>110</sup>
	宇文攷	開皇九年四月拜刑部尚書	領太子虞候率	并州總管、仁壽中拜刑部尚書、泉州刺史、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	隋56、北75
	蘇孝慈2/2	太子右庶子	轉授左衛率(～開皇十八年)，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率如故	開皇十一年二月轉工部尚書、開皇十八年(開皇二十年?) <sup>111</sup> 浙州刺史	隋46、北75、通鑑179

<sup>107</sup> 隋，指《隋書》；北，指《北史》；金石，指《金石錄》；通鑑，指《資治通鑑》；冊，指《冊府元龜》；阿拉伯數字表示該書所屬卷數。

<sup>108</sup>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169楊欽墓誌〉，頁478-480。

<sup>109</sup>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208姬威墓誌〉，頁570-574。

<sup>110</sup>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169楊欽墓誌〉，頁478-480。

<sup>111</sup> 《資治通鑑·高祖紀·開皇二十年》載：「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浙州刺史。」

	楊處綱	不詳	太子宗衛率	左監門郎將、右領軍將軍、開皇中蒲州刺史、秦州總管	隋43、北71
	獨孤羅	右武衛將軍	開皇十二年太子右衛率	總管涼甘瓜州諸軍事、涼州刺史	隋79、獨孤羅墓誌 <sup>112</sup>
	姬威3/3	開皇元年九月太子左內率	開皇十三年太子右衛率	仁壽二年右備身將軍	姬威墓誌 <sup>113</sup>
	崔蒨	不詳	左衛率	不詳	隋66、北77
	段師	左千牛衛	左內率	太常卿、殷州刺史	段瑋墓誌 <sup>114</sup>
楊廣 10	趙才	不詳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晉王為太子拜右虞候率	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右候衛將軍、左候衛將軍、右候衛大將軍	隋65、北78
	宇文述	右衛大將軍(開皇初年~開皇九年正月)	太子左衛率(開皇二十年十一月~大業元年春正月) <sup>115</sup>	左(翊)衛大將軍(大業元年正月~大業十二年十月薨)(大業八年十一月除名、大業九年復)	隋61、北79
	權武	檢校潭州總管(開皇十二年十一月)	太子右衛率	右武衛大將軍(仁壽四年十二月~)(大業中)徵拜右屯衛大將軍	隋65、北78

(卷179，頁5570)

<sup>112</sup> 羅新、葉焯，《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168獨孤羅墓誌〉，頁474-477。

<sup>113</sup> 羅新、葉焯，《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208姬威墓誌〉，頁570-574。

<sup>114</sup>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咸亨25」，頁527-528。

<sup>115</sup> 《資治通鑑·隋文帝紀，仁壽四年》胡三省注云：「宇文述自左衛率遷左衛大將軍。」(卷180，頁5605)

郭衍1/2	洪州總管(開皇十八年四月)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授左監門率	轉左宗衛率	隋 61、北74、通鑑179、冊410
周羅暎1/2	幽州刺史	東宮右虞候率(仁壽元年~)	右衛率(右監門武侯率) 116 (~仁壽四年十二月) 仁壽四年十二月右武侯大將軍	隋 65、北76、金石22
郭衍2/2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授左監門率	轉左宗衛率	左武衛大將軍(大業元年元月~大業七年元月卒)	隋 61、北74、通鑑179、冊410
李渾	左武衛將軍(仁壽元年)	太子宗衛率(仁壽元年)	大業初右驍衛將軍、右驍騎將軍、大業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	隋37、北59
周羅暎2/2	東宮右虞候率(仁壽元年~)	右衛率(右監門武侯率) 117 (~仁壽四年十二月)	右武侯大將軍(仁壽四年十二月~)	隋 65、北76、金石22
于仲文	行軍總管	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	左翊衛大將軍(~大業元年正月) 大業元年正月遷右翊衛大將軍	隋 60、北23、冊78、冊427
吐萬緒	夏州總管(開皇十一年三月)	仁壽末左虞候率	晉、絳二州刺史、左武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大業七年十月)	隋 65、北78、冊357

<sup>116</sup> 《金石錄校證》卷22考證《隋書·周羅暎傳》載：「俄轉右衛率。」《寶刻叢編》卷20〈隋周羅暎墓誌〉記為：「右監門武侯率。」

<sup>117</sup> 同註116。

總表2 隋代東宮十率本貫及其曾祖、祖、父、子(弟)任官表

胡漢	姓名	本貫	前朝任官	父(祖)姓名 (朝代·官職)	子(弟)姓名 (朝代·官職)	出處 <sup>118</sup>
		今址				
漢人 <sup>8</sup>	郭衍	太原	北周(右中軍 熊渠中大夫)	父:郭崇(北周)	長子:郭臻(武牙郎將) 次子:郭嗣本(孝昌縣令)	隋61、 北74
		山西太原				
	趙才	張掖	北周(興正上 士)	祖:趙瑰(北魏·太守) 父:趙壽(北周·太守)		隋65、 北78
		甘肅張掖				
	段師	武威	不詳	祖:段徽(北周·刺史) 父:段達(隋·左翊 衛將軍、左驍衛大將 軍、右翊衛大將軍、 納言攝禮部尚書)	子:段瑋(隋·奉車都 尉)	隋85、 北79、 段瑋墓 誌 <sup>119</sup>
		甘肅武威				
	周羅暉	九江	陳(縣令、太 守、都督中外 諸軍事、太僕 卿、內史、太 子左衛率)	父:周法暉(梁·太 守、內史)		隋65、 北76
		江西九江				
權武	天水	北周(勁捷左 旅上大夫)	祖:權超(魏·刺 史) 父:權襄慶(北周)	子:權弘	隋65、 北78	
	甘肅天水 之西					
姬威	河南洛陽	北周(折衝上 士、承御大 夫、右內侍、	曾祖:姬懿(西魏· 都督雍州諸軍事、 雍州刺史、司空)	子:姬武	姬威墓 誌 <sup>120</sup>	
	河南洛陽					

<sup>118</sup> 隋,指《隋書》;北,指《北史》;新唐,指《新唐書》;御覽,指《太平御覽》;全隋文,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阿拉伯數字表示該書所屬卷數。

<sup>119</sup>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咸亨25」,頁527-528。

<sup>120</sup>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208姬威墓誌〉,頁570-574。

		領丞相府右帳內)	祖：姬亮(西魏·燕州諸軍事、燕州刺史) 父：姬肇(北周·東秦州諸軍事、東秦州刺史、勳、晉、絳、建四州諸軍事、勳州總管)		
楊欽	弘農(華陰)	西魏(起家前侍中士)；北	祖：楊颺(西魏·散騎侍郎、朔州鎮將)		楊欽墓誌 <sup>121</sup>
	陝西華陰	周(大都督、大車騎大將軍、驃騎將軍、兆州刺史、恒州刺史)	父：楊義(西魏·大都督、金城魏興二郡太守)		
楊處綱	弘農(華陰)	北周	父：楊鍾葵(尚書令)		隋43、北71
	陝西華陰				
胡人 7	吐萬緒	代	北周(少司武)	父：吐通(北周·刺史)	
		山西朔			
	于仲文	洛陽	北周(太守、御正下大夫)	父：于寔(西魏·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滑州刺史；北周·民部中大夫、刺史、小司寇、涼州總管、大左輔)	兄：于顛(北周·刺史、總管；隋·刺史) 從父弟：于璽(北周·右侍上士、職方中大夫、右勳曹中大夫；隋·刺史、檢校江陵總管)
	河南洛陽				
宇文述	代	北周(英果中大夫)	父：宇文盛(北周·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郡守、刺史、總管、大宗伯、少師)	子：宇文化及(隋煬帝·千牛、太子僕、太僕少卿、右屯衛將軍) 次子：宇文智及(隋·將作少監)	隋61、北79
	山西朔				

<sup>121</sup>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169楊欽墓誌〉，頁478-480。



獨孤羅	雲中	北周（太守）	父：獨孤信（西魏·刺史；北周·大司馬）	弟：獨孤陁（隋·右領左右將軍、刺史） 弟：獨孤整（隋·千牛備身、刺史） 子：獨孤纂（隋·郡尉） 纂弟：獨孤武都（隋·郡尉） 子：獨孤覽嗣（隋·左候衛將軍）	隋 79、 北 61、 獨孤羅墓誌 <sup>122</sup>
	山西大同之東				
李渾	扶風	北周（左侍上士）	父：李穆（西魏·都督、武衛將軍、太僕、原州刺史、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北周·直州刺史、少保、小司徒、大司空、太保、原州總管、并州總管、大左輔；隋·太師）		隋 37、 北 59、 全隋文 9
	陝西鳳翔				
宇文弼	洛陽	北周（禮部上士、小吏部、內史都上士、刺史）	祖：宇文直（西魏·太守） 父：宇文珍（北周·刺史）	子：宇文儉、宇文瑗	隋 56、 北 75
	河南洛陽				
蘇孝慈	扶風	北周（中侍上士、宣納上士、工部上大夫）	父：蘇武周（北周·兗州刺史）	子：蘇會昌	隋 46、 北 75
	陝西鳳翔				
不詳 <sup>1</sup>	崔蒨				隋 66、 北 77

<sup>122</sup> 據羅新、葉焯，〈168獨孤羅墓誌〉，《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頁 474-477。

## **The Role and Status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in the Sui Dynasty**

Yi-ching Ku

This paper seeks to underst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military system during the Sui Dynasty by analyzing the origi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the promotion channels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The fact that in the Sui Dynasty a number of central military generals from Guanlong, Shandong and Southern Groups shows that the Guanlong Group no longer monopolized the positions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Furthermore, the Hu and Han lines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were becoming less distinct, which was one characteristic phenomenon of the military appointments during the Sui Dynasty.

The appointments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in the Sui Dynasty reveal a trend: that "powerful families were weakened, and the civilians entered officialdom." Heredity did not directly impact the selection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The selection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was mainly based on military merits, and channels such as the garrison militia

(fubing conscription) or mercenary recruitment (volunteers). Powerful families no longer monopolized military positions by inheritance.

The former appointments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made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s Wen and Yang reflect two phenomena: the number who came from the civil bureaucracy was reduced, and the number who came from local officials was increased.

These two phenomena are reflected in the subsequent posts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there were fewer examples of transfers to the civil bureaucracy following the post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and its appointees increasingly became the general-in-chief of the Palace Guards. These phenomena indicate that appointments gradually became bifurcated into the civil and the military.

By exploring the origins, promotion channels and mobility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this paper analyzes social mobility as seen in the great military power of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during this period. I argue that the promotion of civilians gradually broke the monopoly of the “Guanlong powerful families.”

**Keywords: the Sui Dynasty, the ten Guards of the Eastern Palace, the central military generals, Guanlong Group**